

卷十一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
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且邊
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改皆是古義所以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通

正義曰關雎者詩
篇之名既以關雎

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詩經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鴻鴈之什 詁訓傳第十八

鴻鴈美宣王也 內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承厲王

衰亂之敝而思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

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

務 勞力 裁衣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 徐又棘水一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

詩經注疏卷第十一

日○**鴻**鴻三音十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鴻
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還歸本宅安止安能遣侯伯卿士之
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能遣侯伯卿士之
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賜
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
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也言萬民離散不安其
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句是也
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
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
第當然經主說文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民然後
本其未集各為節宣王之勢故不可也○**鴻**宣王至
是務○正義曰宣王承厲王之衰亂之弊故民有
離散以承此亂而起復興先王之壞亂天下使萬民
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之壞亂天下使萬民
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
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
厲王故言弊也承厲王所以為美

之遺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
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
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
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
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
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
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
父母為務意曰武王所以為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也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

有道肅所六又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

卿士也劬勞病苦也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

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父

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

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

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籩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

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水反喪息浪反令力

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

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

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

既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

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雉雌之異故

傳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避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

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安集所與一事耳不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與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信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

豈能逃既出中國遠避厲王也○侯伯至美焉○正

義曰傳既以之伯與天子之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

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

罪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來討之災患則

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



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調籩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

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

行焉○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

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雉雌之異故

傳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避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

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安集所與一事耳不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與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信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

豈能逃既出中國遠避厲王也○侯伯至美焉○正

義曰傳既以之伯與天子之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

邦國諸侯者歲編有三歲編規五歲編省注云歲者
延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編省此天
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會
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
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
傳以之亦是王所使之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一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
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和國壞滅
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邑亦築作之故
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
使發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之於是始遣侯伯
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
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各故諸侯於天子也又蒸民曰
五年左傳曰小國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蒸民曰
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也又蒸民曰
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



伯耳○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
言寡實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
獨者以孤獨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
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女寡
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
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餼寡亦調餼之言收斂
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餼寡則既收斂之
又調餼之但哀其無親眷不須收斂餼寡則既收斂之
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傳中澤澤

中也○**傳**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

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詩注卷之二

六尺不合耳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傳未得所安集則嗷嗷

然傳云此之子所未至者五刀反聲也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傳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

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宣示也傳云

謂我役作衆民爲驕者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傳甲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傳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日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

爲明箴之金玉諫誨之辭切直遙反下皆同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傳正義曰因以箴之者

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大須治若病之須箴三

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

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

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米芑未則斯干無羊並

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

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

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不言美其

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

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

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份沮如則惡大

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傳大

諸侯至早晚傳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

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期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

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
禮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
也鄭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
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
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
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
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
時而朝未足為美胡美者美其勤於
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

問早晚之辭其音也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

鐘聲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

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

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繒注同且七也反又

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鐘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

據疏夜如左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

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

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

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

美矣而不正真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央旦至

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
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
言央旦者且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
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
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
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
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
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

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饋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百葦竹灌以脂膏也

聲噦噦傳

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艾未至雞鳴時正義曰艾所銜反先辭薦反艾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

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猶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著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傳輝光也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鄉許亮反字又作鸞

河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

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徐莫顯反

沔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周備物有不圓匪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

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

起王不禁之欲王洽諸侯察潛佞皆規王使為善

也。規以正圓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

以此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

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

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秋規

文也信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

後流水朝宗于海傳

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義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

見賢遍反下文同 航彼飛隼載飛載止云載之言則也言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

自由無所懼心也航惟必反隼息尹反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云我我王也莫無

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

禮法為亂者文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

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喻強盛者是彼諸侯

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

無所畏也疾者彼飛隼其意欲朝則飛欲止則止自由

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

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

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

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故京師者諸侯之父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

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水

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

宗况人而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

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

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

有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

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

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也正義曰尚書云我

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

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

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為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

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

姓諸侯總責之地言京師者諸侯之父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

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

湯湯

言放縱無所入也

云

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湯夫羊反

彼

詩生疏卷之二

飛集載飛載揚

言無所定止也

云則飛則揚喻

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

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云彼彼諸侯

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蹟井亦反弭

疏

汙彼至弭忘○正義曰汙然而滿

流漫溢無所入既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

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

又不事侯伯駘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

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

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

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

矣不可止而忘之○猶諸侯奢僭放恣無所入○正義曰言

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僭放恣無所入○正義曰言

注云放恣駘彼飛隼率彼中陵○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

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懲止也

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

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

王不能察讒也○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與侯伯不當察之路。惡鳥疏然彼至其興。正義曰：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許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亂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疏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也。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魚潛在淵。

或在干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云此言魚之性。

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

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
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九里雌者聲差下
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
者○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
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傳**此言至則出○
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左二處以魚
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
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傳**云天
陳小人故易傳也
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傳**云時寒則魚去渚逃
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
工木反說文云檀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
上檀下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傳穀惡木也○正義曰以上檀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
故知穀惡木也○**傳**工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

江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
白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
葉初生可以為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傳**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

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

圻畿同○祈勤衣反**疏**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

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傳**圻父至畿同○正

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

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
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
是以言伐云○**傳**憲弱犯寡則晉之猶人背瘦四面削
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

壇之壇讀如墀置之空墀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
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
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甸
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
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

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曷此口疇字本或作壽按**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
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恤靡所止居

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發羌戎為

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
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
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

爪牙之士

○為王于為反下母為父同

疏

祈父至止居。正義曰

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
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
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此司馬至之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掌封畿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

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
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
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屬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
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司馬主爪牙之官主
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官主
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
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
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選申下
恨之意司馬主勇力之士者司馬曰凡國之勇力
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
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
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語
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
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注

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
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
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
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
後他人代之其人賢故發職也○我乃至之士
。正義曰鳥獸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
之爪牙以為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開守之衛者謂防閑
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
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
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開守之衛也司馬右止言勇
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
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
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
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闕控
柙也然則為王開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馬右勇力士
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
掌虎士司右王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
徒亦為宿衛矣司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

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
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士實氏俱
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
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開守之衛也此勇力
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後
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
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
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玉師與
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
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
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非是晉地
千畝或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
義或然也只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
軍之士出自有六卿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
職曰乃頒此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軍六軍以起軍旅祈父
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六鄉也

于王之爪士傳王事也胡轉于于恤靡非所底止傳底

至也履反底爪祈父宣不聰傳宣誠也且反宣都胡轉于

于恤有母之口饗傳尸陳也熟食曰饗云已從軍

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

羊亮疏祈父至尸饗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

反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

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得熟食

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饗為熟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

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已從至供養。正義曰陳
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
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恨其轉已故
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覲彼為論

詩注卷之二

養籛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五尺以上

駒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求今朝傳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絜絆維繫也云

求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

我則絆之繫之以求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

良反繫陟立反徐又丁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云伊

嘗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

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處反又如白駒四章

皎皎至道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留賢賢人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

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於

夕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息乎不知所謂適言

思見之甚也以父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語則今日

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宣王至繫絆

能正義曰以宣王之初時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

之末也信二十八年左傳曰鞶鞶鞶鞶也。云在後

曰鞶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鞶鞶也。云在後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註云場菜地為圃耳對則



四時異名散則繼其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藿之維之。

以求令文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郭反。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彼義

反徐音奔毛鄭。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

全用易為釋。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道思傳。

慎誠也。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道思度已終

不得見自訣之辭。遁字又作遜徒遜反徐徒損

皎皎至道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

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

逸豫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

事勉力行汝道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

之辭也此來思道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賁賁

飾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山下有

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

山下有火以日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

者鄭云離為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

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也此賁必為

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

皎為馬之貌賁不冝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

其德如玉然。俱反。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云毋

特註疏卷之二

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亦作無母字

與父母之字不同疏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

宜詳之他皆做此疏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

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

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

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

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

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

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

○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

云在彼空谷則知其適上云於焉道遙及於焉嘉

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

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

一猶未知其所在也○母愛女聲音○正義曰定

本集註

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疏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疏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

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

至○疏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

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教其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

不安萬民其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

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禮者以男女夫婦

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

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昏姻嫁娶之事為

陰也彼註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

而夫婦為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

而

故此

黃鳥黃鳥無隹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陟角

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音配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

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

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啜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

居室啜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

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

人我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

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

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黃鳥黃鳥無隹于

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傳不可與明夫婦

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傳

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不可至諸兄

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

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

可與盟為異。爾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

之也

明與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
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
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
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
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
蕃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
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說出還家亦為歸
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黃鳥黃鳥無巢于柎
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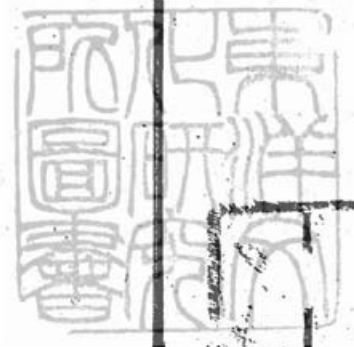
黃鳥三章章七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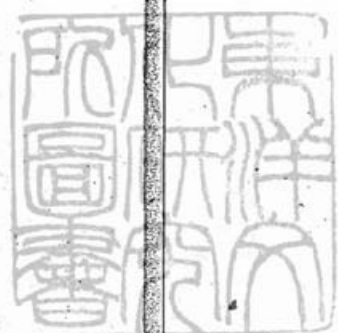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傳**處居也○**柎况**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傳**諸父猶諸兄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所
藏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

政多淫昏之俗
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

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

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

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

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
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
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
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

詩生疏

卷之十一

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
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
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贖
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
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
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傳樛惡木也

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方。蔽必制反徐又

樛勑書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

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行至邦

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樛
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
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
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
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
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
時為異餘同。**傳**樛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茶薪
樛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
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傳**樛之
至責之。正義曰樛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
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
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婿之父相謂為昏姻釋
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我
止有姻唯據婿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我
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傳遂惡菜也

箋云遂牛藟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又作蓄藟本又

作積徒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傳復反也疏正義曰

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積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傳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蓄音

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婿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

禮來嫁女女不思女君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

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福蓄音

富女並音汝媵成不以富亦祗以異傳祗適也箋云

音孕又繩證反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

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祗音支疏不思至以異。正

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

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

日此解新特之義待謂備矣。此詩所下及無

人肯媵送之故獨不備矣。此詩所下及無

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矣。此詩所下及無

故謂妾為媵。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適人者伯以

皆謂之媵。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適人者伯以

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

非謂當有姪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

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

爨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斯干九章

二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

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

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故鄉以爲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

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

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孫王並云述志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

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

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

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

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

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寢室

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

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公慶流後



詩序

四

禮記

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
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以謂成室以結之說
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下曰成廟則釁之其
則釁者以血塗之各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
雍人拭羊舉羊升屋中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
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
饗大夫以落之服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
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
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
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
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
廟成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樂宮廟
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
者此考之無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
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
者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時與羣臣燕樂詩
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

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
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
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各落定本集注
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
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
祭祀故又言此以叙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

深遠也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

出無極已也國以結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乙秩直

諫如竹苞矣如松栢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

如竹之本生矣其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療療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報反。好猶
毛如字。鄭改作羸。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無窮也。
羊主反。詬呼豆反。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
水流之不竭。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與
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
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
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弟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
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病詬病為異。餘同。傳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
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
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
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傳國以至於深
山。正義曰。言宜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
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
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傳言時民至茂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
詁文。傳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
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誅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傳似續妣祖。傳以嗣也。傳云似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祖先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履。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傳云此築室者謂築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

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又作

同許亮反下同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音樂云爰於也於是居於

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

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

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

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

宣王既以下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百堵

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

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

百堵之戶則宗廟由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

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類

以言耳。故似續不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續不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之直讀為已不云空。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

詩注疏



耳推此有東嚮戶北
續此祖之言。正義曰北
在焉獨言此築室中謂
而制與宗廟相類此
燕寢其路寢文雖不
左右房者以天子之
制也。有夾室又士喪
諸侯之禮云。小飲婦
括髮在房。婦人髮於
於室在男子之西。則
子之西。是有西房矣。
寢有左右房也。天子
制當如諸侯路寢故
有左右則室當在中
也大。夫以下無西房
相近。此戶正中比之
房者。以鄉飲酒義云。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
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東與房
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
故西其戶之燕寢。有左右房也。
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
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有東房。
有西房。自禮婦人也。士喪禮。大
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中喪禮。大
室無西房。故於房中。以士喪禮。大
人髮帶。麻於房。中喪禮。大
室。無西房。故於房中。以士喪禮。大
室。無西房。故於房中。以士喪禮。大

西房。故以房與室。戶
不。言東西。明是房。無
在。東房者。鄭注云。謂
鄉飲酒。記云。薦出。自
記。人。以。房。居。東。在。左
南。其。戶。者。宗。廟。及。路
之。室。獨。一。商。戶。耳。故
如。明。堂。者。明。堂。位。曰
而。季。夏。云。天子。居。明
太。廟。同。名。其中。室。居。明
時。之。居。室。是。似。路。寢
人。云。夏。后。氏。世。室。船
廟。也。重。屋。者。王。宮。正
堂。也。此。三。者。不。同。而
故。鄭。云。此。三。者。或。與
之。以。明。其。制。是。宗。廟
並。陳。此。言。如。明。堂。者
及。路。寢。制。如。之。也。彼

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耳
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簋。劍
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
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
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
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
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
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
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
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
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宗
室。若。大。寢。也。明。堂。注。云。世。室。宗
三。代。各。舉。其。一。明。堂。者。明。政。教。之
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以。周。制。舉。明。堂。爲。五。室。四。傍。兩。夾。宗
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宗

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
方傍窻又云兩夾窻是此窻當是西宮室顧命
說成王崩陳器於路寢云亂之舞衣大具設鼓在
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
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矣而得左右房者鄭志
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碑
雍而巴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
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
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之
不似明堂此言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之
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禘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
先王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也如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
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承亂未也如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
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邑為正都其廟寢如諸侯制
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鎬京則別都其廟寢如諸侯
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其鎬京則別都其廟寢如諸
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之

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
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之
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
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稱
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
○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
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
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約之閣閣椽
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之橐橐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云

約謂縮板也椽謂搗土也
○閣音各椽陔角反橐音
託本或作椽縮所六反搗

音沈文牛反沈呂菊反說文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

子攸芋 傳芋大也云芋當作無無覆也寢廟既成

詩注疏上卷之三

卷之三

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

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也○除直慮反去

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約之至倣芋○毛

直置反本亦作綴同稱尺謹反○約以為王本作羣

之則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以上歷歷然均謂繩均

力勤力而築則既投土於板以杆椽築之皆橐橐然

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

於君是居中所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總宮廟羣寢

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

以者取壤土投之椽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也言椽

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正義曰孫毓

故蓋耳○正義曰羊當山○讀如亂如此訓也以下

躋為君子所升倣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

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

鳥鼠除風雨○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企

勇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棘稜廉也革翼也○云棘

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

○棘居力反韓詩作劫劫隅也倣即反革如字韓詩

作朝云翹也倣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音協

九反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升也○云伊洛而南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

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

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文云大飛也躋名說
 西疏如跛至攸躋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鳥之舒
 反疏如跛至攸躋然如矢之鏃有宮室之制如鳥之舒
 此華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如宮室之制如鳥之舒
 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跛不言人者義取於
 跛言跛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跛翼
 則如人彈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
 接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譽阿之勢似
 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似
 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拔弓矢戟其肘亦喻之接廉
 君子攸躋言升祭為興耳傳棘為蓋古有此名疏棘戟
 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疏棘戟
 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
 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拔
 其肘謂右手之肘也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則
 希章張其翼者亮典曰仲夏鳥獸希章注云夏時鳥

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
 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所升
 意傳伊洛至之時正義曰釋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
 處傳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
 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
 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
 異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
 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
 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也疏
 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疏殖殖其庭

有覺其楹

傳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傳云覺

直也殖市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傳

正長也冥幼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惓惓也冥夜也

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惓惓然皆寬明之貌

音快正音政歲呼會反莫毛莫形列鄭莫定反長王
謂呂忱云
君子攸寧
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

息之時
宮寢之前庭也。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

搢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搢又高大。宣王之

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曾喻然寬博其

羣臣之長者。職然則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

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

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村直處所寬明。快然其書

日居之也。燭燭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

快。君子之所安息也。有覺言高大。覺直。

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

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青於

直。故異訓也。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詁文

實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實博曾會。然少

者。謂習歲職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

之。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

木。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

也。某氏曰。詩云。歲歲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

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

璞曰。幼釋者冥昧也。會喻至之貌。正義曰。箋

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

故以正為畫。冥為夜。快快。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云

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

燕為歡。以落之。莖。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

也。鋪音吳反。又音敷。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傳言善之

應人也。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對之應吉夢

維何維熊維罷維虺維蛇。云熊罷之獸虺蛇之蟲

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入自名虺
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
屬之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

罴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

為生女後大人音泰 **疏** 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占

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

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

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

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

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罴大較是山獸亦居

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罴秋宮穴氏

云熊罴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

是也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半

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云男子生而臥

於牀尊之也裳晝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

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衣

於既反注衣以裳下 **孔泣嗶嗶朱芾斯皇家室君王**

衣之褻同璋音章 **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

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
佩朱芾煌煌然 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 **疏** 乃生至
毛以為王前夢熊罴采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
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

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特已其泣聲大皇內
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
或為諸侯之事君或為天子之漸餘同。朱芾也。鄭
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兩圭。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曰。璋邸射以祀川
從上而下。遮飾其半。故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
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
孫當為君而言。先知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
欲為君父當先。行禮者。奉璋也。璋而得為臣。職
云。羣臣之從。王禮者。奉璋也。璋而得為臣。職
士。依宜是也。○**○**男子至有漸。○**○**正義曰。奉璋峨
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林
也。一書一夜。載衣之。楊明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書
主外事。女子衣以。楊明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書
紡。事君子於王。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
有事君子於王。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

相垂而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
也。下句乃言其泣。嗚嗚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
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
人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怕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
容無。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
之別耳。○**○**芾者。至黃朱。○**○**止義曰。芾以經言。室家
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未。芾故云。天子純朱
諸王。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未。赤但
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
之朝。朱芾。諸侯之朝。亦芾。朱深。於赤。故內封。注云。朱
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
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
有異。嚴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對文。則朱赤。深淺
黃朱。明其淺也。舉其。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楊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載弄之。瓦傳。楊祿也。瓦紡。埴也。○**○**云臥於地。卑之也。

詩生論一之
卷之
頁三

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績習其一有所事也

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縹音似齊人名小兒被為禘紡芳罔反塿音專本又作專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傳知人質無威儀也

也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以公家事有非非婦人也

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此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

之憂本。詒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木子反乃生女至詒

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主北記則寢臥之於地以甲

之則又衣著之以縹衣則玩弄之無所非法質少文

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乃行謹慎無所非於父母而遺

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天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

在。縹縹縹也瓦紡專。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

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專婦人所用瓦唯紡專而

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縹不必主內事侯苞云

示之方也明縹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縹婦

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

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練練之多其婦容之儀

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縹善

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詰文也言有非有善皆

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

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無羊

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羊法，前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法，故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法，得所牧人善牧，又以此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此考牧之事也。○
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牲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以謂之考牧，又解成者，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以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若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人，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主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傳黃牛

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國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黑脊曰犝。云爾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

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

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犝若九十頭，言其

多矣，足如古也。犝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詩主論

聚其角而息泚泚然云言此者美畜得其所

本又作泚亦作載莊立反畜許六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呵而動其

耳濕濕然作泚亦作泚雅云食已復出音泚也今傳黃牛黑唇曰犛音泚反郭注

江東呼齡為戲音泚泚也傳黃牛黑唇曰犛音泚反郭注

傳言黃牛者以言黑音泚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

衆故知是黃牛也其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犛黃者

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

羣九十其犛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

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以一羣有三百不

知其羣之有少也犛者九十直知犛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犛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犛或降于

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訛動也云言此者美其

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爾牧來思何蓂何

笠或負其餼傳何揭也蓂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河下及注同蓂素

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

音候揭音竭又其謁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

色者三十也云牛之色異若三十則女之祭祀

索則有之索色白反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

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蓂笠

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蓂笠同蓂所

載豪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蓂異毛色者

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

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之祭祀索前有三

其拜受之祥故獻之也。夢職曰：歲終，吉夢。其官
 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
 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
 事。而陰陽至衆，夢。正義曰：以衆之義，以占國
 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
 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八共謂捕
 之意。多魚者，至以魚吉。王義曰：魚者，庶民之所
 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
 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
 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孟子曰：以
 七十者可以食，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
 證。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亥為豕，豕爻失正，故
 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亥為豕，豕爻失正，故
 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澤
 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侯澤則豚利，五
 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與
 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

民觀彖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詞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穎達疏

丁之一

節南山之什 詁訓傳 卷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

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多其篇次毛為詁訓因改其第焉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 功及節又在

如字又音替下及注同高峻貌 節南山十章上

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節南山十章上

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
有名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柔
謂之周芮良夫之詩也故敘得據之而引其不
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六八者止知是夫所其不